

聯合文學

暗巷迷夜

楊照◎著

暗巷迷夜

楊 照 / 著

本书中任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
的立场和内容词句一律不予承认

聯合文叢 066

暗巷迷夜

作 者／楊 照

發 行 人／張寶琴

主 編／初安民

執行編輯／陳維信

美術編輯／吳月春 戴榮芝

出 版 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／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 話／27666759・27634300轉5107

郵撥帳號／17623526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印 刷 廠／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／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地 址／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
電 話／(02) 26422629

出版日期／1994年3月29日 初版

2000年元月30日 初版七刷

定 價／180元

版權所有©翻版必究

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》

暗巷迷夜 / 楊照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 ; 臺北縣汐止鎮 : 聯經總經銷, 民83
面 ; 公分. -- (聯合文叢 ; 66)
ISBN 957-522-078-1(平裝)

857.7

83002416

目次

- 5 ● 回憶的暗巷，歷史的迷夜 王德威
——楊照的《暗巷迷夜》
- 12 ● 我們的偏知偏見 楊照
——《暗巷迷夜》自序
- 19 ● 暗巷迷夜

暗巷迷夜

楊
照／著

目次

- 5 ● 回憶的暗巷，歷史的迷夜 王德威
——楊照的《暗巷迷夜》
- 12 ● 我們的偏知偏見 楊照
——《暗巷迷夜》自序
- 19 ● 暗巷迷夜

回憶的暗巷，歷史的迷夜

——楊照的《暗巷迷夜》

王德威

妳還記得這些嗎？……真的不記得了？……像海邊一層一層的頁岩。妳的失憶症是颱風海嘯。發作一次就剝掉一層。這一層記憶裡有許多東西。有些等風平浪靜了妳又把它們檢回去貼上。有些東西就不撿了。

在楊照最新的小說《暗巷迷夜》裡，某大學台籍政治系副教授蔡振達捲入了一對姊妹的愛恨情仇中。這對姊妹，淑玲與淑芬，共有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家族往事。但她們日後由親而疏，竟至不通音訊。蔡振達當年曾與這對姊妹為鄰，在極巧合的情形下，成為她倆之間的

聯絡人，藉著蔡的電話或訪晤，兩姊妹雖不謀面，卻形成間接的對話。如煙往事於是經由第三者的聲音，泌泌流出。這些往事，有的瑣碎溫馨，有的暗淡兇光；它們交織成的網路是如此的詭譎複雜，終使得傳話人蔡振達也陷溺其中，無以解脫。

前引的一小段文字，是蔡振達代替姊姊淑玲對妹妹淑芬所表示的意見。經由蔡的穿針引線，姊妹兩人努力的回憶過去，也「努力」的遺忘過去。她們記起原已被遺忘的，也忘掉不願再記起的。桃園家鄉的茶山小徑，台北南昌街傍晚的幽幽曲巷；失散的父親，偷情的母親；一把鑰匙，一件胸罩……還有啊，鄰家那件神秘的滅門血案。種種線索在「黝深的陰闇裡閃動著些浮幽幽的光……不定的弧線構成中蘊藏著無數幻生幻滅的圖案。」然而在迴旋掩映的圖案間，仍有一處記憶的死角潛藏不露。那是兩姊妹既想不起，卻也忘不掉的生命創痕，一段歷史或個人經驗中的終極遺缺。

如何表白、敘說這想不起，卻又忘不掉的創痕，成為小說中的兩姊妹的執念，也成為楊照寫作上最大的挑戰。那創痕隱伏在記憶的夾縫間，伺機出襲。它為兩姊妹帶來一次次不明所以的躁鬱與震顫。然而不管她們如何冀求落實往事，重組回憶，她們終只說明了那創痕的「不可」說明性。在寫作的層次上，楊照正如小說中的蔡振達一樣，終必意識到他作為敘述者的地位，是何等曖昧游移。蔡振達果真使兩姊妹的故事互通有無了麼？藉著兩人的告白，他了解了什麼，還是誤解了什麼？有多少時候他曾問了不該問的，或說了不該說的？如果蔡

是個懵懂的曖昧的傳話者，那麼楊照呢？他能說清楚那說不出，卻又不能不說出的創痕麼？徘徊在回憶的暗巷，歷史的迷夜裡，楊照寫下一本近年台灣小說難得的作品。楊照對歷史與記憶的探討，其實非自今始。在早期的〈黯魂〉中，他已著手經營一幢幢「幻生幻滅的圖案」，並企圖攫取浮游其間的黯影幽光。在之後的長篇小說《大愛》，以及收於《獨白》系列中的中短篇的小說裡，類似的嘗試，未曾或已。但〈黯魂〉之類作品，多少尚有葛西亞·馬奎斯的影子；短篇小說的格局，也必然限制了他的想像力。相對的，《大愛》又處處擺明了「我有話要說」的架勢，終有大而失當之虞。《暗巷迷夜》應是他創作以來，琢磨形式、反思內容而最見成績的一本作品。

楊照這幾年游走小說、散文、政論寫作間，堪稱活躍。他的本土政治立場，算得上旗幟鮮明。對台灣近現代政治史的深切關懷，是他持續創作的動力之一。索隱派的讀者大可源此追溯楊照本人的家族歷史，而有所比附。二二八、死難、冤獄、懸案……等主題，總是幽幽浮沉他的字裡行間。那些難以名狀的怨懟，那些淒楚無言的悲愴，每每啃噬他角色的心靈暗處，成為百難抒解的負擔。而同樣的怨懟與悲愴，想來也不斷侵擾年輕作家的胸懷吧？然而政治畢竟不是文學；受難者的實錄未必等同於撼人心肺的傑作；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文學成就，並不只奠基於他坐了多少年牢，吃了多少年苦而已。由文革後大陸傷痕文學的盛極而衰，到這兩年台灣二二八、白色恐怖文學的「習慣成自然」，眼下的例子，能不令人觸目驚心？

或有論者要反駁，面對歷史的創痕，文學作者豈能就此輕輕放過？的確，任何有歷史抱負的作者，當然要不斷的追憶過去，書寫創痕。但正因那歷史的創痕是如此的深沉痛切，我們怎能奢求完全用文字救贖不義，療傷止痛？正因受難者的冤苦與抗議已隨他們的軀骸永劫不復，我們又何忍以發言人自居，代理他們沉默的冤苦、抗議、與消亡？歷史創痕是不能經由事後的權宜形式來彌補的；死難者不因一座紀念碑、一篇哀悼文死而復生。任何「重述」創痕、「重啓」回憶的努力，都只能以片斷的、裂散的方式，顯現這努力本身的局限性。不該發生的已經發生，面對歷史的裂變，我們只能以最哀矜而謙卑的心情，摩挲裂變後的斑斑痕跡。回憶與銘刻創痕也因此喚起了層層吊詭。撫今思昔，我們應當不斷的追憶過去，書寫創痕。然而我們不斷的寫，是因為我們寫不完全那傷痕；我們不斷的追憶，是因為我們再也忘不掉，卻又記不起那過去。

也就是在這樣的論式下，楊照的《暗巷迷夜》才顯得別有意義。這幾年追記四、五〇年代台灣政治史的說部作品，並不算少。但以風格言，不是涕淚悲情，就是義憤控訴。而小說的時序架構，總不脫上下三代家史的大河史詩格局。這類作品誠然有磅礴動人的片段，但蘊於其中的敘事姿態，卻不無可議之處：作者亟亟於告訴讀者的是，「我知道」那塵封的往事，「我記得」那湮沒的血淚，「我能寫」那不堪回首的一切。這樣的敘事姿態望之剴切誠懇，卻難掩一股始料未及的霸氣。在寫實主義和盤托出真相的前提下，作家自脣回到過去，重現

史實的使命。但如果歷史的創痕是這樣的幽遠詭秘，我們又豈能忽視那些記不得、寫不出的時刻？

《暗巷迷夜》反其道而行。小說中的人物在恍惚中共歷了一段血腥經驗。蔡振達與淑玲、淑芬姊妹焦慮的要衝出記憶之繭，廓清「那段」經驗到底是怎麼回事。楊照利用了日本推理小說的形式，敷衍了一則則撲朔迷離的線索。各個人物曲折的動機相互糾纏，每以不同的理念及感情衝突出現。小說強調了兩位女性角色的失憶症，也其實暗指了她們的妄想狂。她們要如何填補記憶的短路，往事的空隙？那鄰家的滅門血案肇因是因姦成恨？是謀財害命？是母女情仇？還是……政治迫害？環繞兇案的人物，沒有一個是清潔溜溜的樣板。交錯在奔流的情欲、破碎的家庭、青春期的愛戀、政治的壓迫、學界的暗潮、金錢的齟齬間，所有的線索層層纏繞，無止無休。但那兇殺案豈是楊照（和他的人物）真正念茲在茲的失憶／記憶癥結？可還有另外一個歷史現場，導致了這一切創傷？

《暗巷迷夜》顧名思義，有其政治象徵。但楊照要寫的，不是一則還原歷史、贖回記憶的故事，而是一則歷史漫漶，記憶反挫的故事。《暗巷迷夜》也透露了一則寫作挫折的寓言：不論我們怎們寫，我們只寫出了歷史「無數幻生幻滅的圖案。然後馬上就有一層層死凝灰晦的濃幕蓋罩下來。圖案深深深深地被埋藏入無明度無彩度的遮障底下。」述說歷史的血淚其實不難，述說歷史血淚的「難以述說」性才難。當一個作者有誠意，也有勇氣面對自己觀照

歷史的局限與挫折，一種不同以往的歷史小說形式，於焉產生。只有在刻畫我們的局限與挫折時，我們才接受了歷史創痕的不可彌補及不可復元性。而這也更加深了我們回憶的負擔，以及持續銘刻這一負擔的義務。

我當然可以仿照傳統的閱讀方式，指稱《暗巷迷夜》的主題，是控訴二二八以來台灣人的血淚，是拐彎抹角揭發國民黨對美麗島民身體、記憶及理念的壓迫，是受難者子弟良心的告白。但以楊照的才情，我毋寧相信他志不僅止於此。他要表達的血淚、壓迫、與告白不是一了百了的政治文宣，而是一場場綿延迷離的，「不成功」的歷史見證。惟其「不成功」，我們乃更加驚慟歷史加諸我們的暴力，一至於斯，也更須敬謹的在回憶的暗巷中，摸索前進。

我當然也可以套用從新批評到女性主義的法則，指出這本小說的弱點：主線人物關係過分造作離奇；台籍、親國民黨的蔡振達的背景及動向交代不清；男性敘事聲音壟斷全局；小說的推理佈局戛然而止，以致無理可推；淑玲淑芬由苦情姊妹花變成苦海女神龍顯嫌突兀……，我也不妨再援用後現代小說語彙，分析楊照的敘事策略：蔡振達與兩姊妹的電話／晤談所形成的三向對話幻影；性、政治意識、與書寫欲望的交相為用；推理小說的詮釋、探源主題，與後設小說的「去中心」書寫遊戲的辯證解構……。《暗巷迷夜》是一本野心之作，但並非毫無瑕疵。

但我仍然要說，這本小說應為本土派作者想像歷史的方式，帶來重要突破。在解嚴解構

的壓力（與魅力）漸行漸遠之際，在種種「歷史真相」報告成為熱賣量販商品之際，楊照的《暗巷迷夜》另闢蹊徑，而別顯洞天。歷史之所以有別於神話，正因其充斥太多曲徑暗巷，苦惱著我們，引誘著我們。楊照是學歷史出身，想必深有所感。但他終需以小說見證歷史的不易為，不可為。在歷史的盡頭，小說升起。楊照的經驗，恰可作如是觀。

我們的偏知偏見

楊照

——《暗巷迷夜》自序

1

《暗巷迷夜》是我的第二本長篇小說，寫成於一九九二年五月。

我的第一本長篇《大愛》，寫作時間前後拖延達二十二個月之久，結果是不斷把各種情緒、想法攙雜進小說裡，小說不但在字數上嚴重膨脹，更使得故事主線被許多四散分奔的支線弄得面目模糊。有鑒於此，《暗巷迷夜》創作時自覺地嚴格控制緊湊的進度，落筆寫下第一行到全書完成，一共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。